

曾國藩

二

唐浩明

著

岳麓書社

曾國藩
二

唐浩明
著

岳麓書社

第五章 初辦團練

一 亂世須用重典

緊靠巡撫衙門的魚塘口，新開辦了一個衙門，招牌上寫着『湖南審案局』五個大字。布袍素巾、腰纏蘇絲一身守制裝束的曾國藩在這個衙門裏辦事，當起以安境保民爲主要職責的幫辦團練大臣已經有兩個月了。記得進長沙的那一天，他和郭嵩燾、國葆、康福一行來到大托鋪時，江忠源便帶着一百楚勇在鎮上恭候，親自陪他們進城。來到新開鋪時，左宗棠又帶着一班長沙鄉紳和昔日師友，如黃冕、孫觀臣、陳季牧及嶽麓書院山長丁善慶、城南書院山長丁輔臣等來迎接。來到又一村巡撫衙門口，只見中門大開，張亮基帶着前鄂撫羅繞典、布政使潘鐸、按察使岳興阿及鹽道、糧道等一批高級官員早已等候在那裏。當夜，張亮基在巡撫衙門大擺酒席，爲曾國藩洗塵。張亮基如此隆重而誠懇地迎接，使曾國藩深爲感動。一連幾天，張亮基和曾國藩密談。二人對湖南吏治鬆弛、匪盜橫行，都深惡痛絕。曾國藩認爲亂世須用重典，對官場要嚴加整飭，尤其對匪盜要嚴加鎮壓。張亮基完全贊同。對曾國藩所持的『寧可失之於嚴，不可失之於寬』的方略，張亮基也甚爲欣賞。曾國藩又提出在省城建一大團，從各縣已經訓練的鄉勇中擇其優者，招募來省，嚴格訓練，以這支團練來保衛省城安全，鎮壓各地匪亂的建議。張亮基個人也表示同意。只是茲事體大，要曾國藩親給皇上上一奏章。最後，張亮基緊握曾國藩的雙手，說：『今後有關湖南保境安民的一切，都拜託給仁兄了，全仗大才經緯。』

湖南是仁兄桑梓，仁兄對湖南的摯愛之心，定不在亮基之下，千萬莫存避嫌之念，儘管放開手脚，施補天之術，使三湘父老早得安寧。」

這番話，說得曾國藩熱血沸騰，恨與張亮基相見太晚，對先前的謝絕頗感愧赧。

第二天，曾國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摺。曾國藩要在省城建大團，自然並不是僅僅爲了防衛省城，鎮壓匪亂。他的主要意圖在於建立一支新軍。他的想法是：先招募少數人，加以嚴格訓練，使之起到以一當十的效果；然後以這批人爲骨幹，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，立即就可成爲一支勁旅，到時拉出省外，與太平軍較量。滿人對漢人向來防範甚嚴，兵權由朝廷牢牢控制，從不放心讓漢人多帶兵，更不允許有人像明代戚繼光那樣建『戚家軍』。或許是曾國藩的奏摺寫得含糊，或許是由於時局危急，咸豐帝知綠營不足依靠，希望有一支新的軍事力量出現，也或許有恭王、肅順和唐鑒的竭力擔保，使得咸豐帝特別相信曾國藩，居然很快便親自批覆：『悉心辦理，以資防剿。』

曾國藩奉了這道聖旨，立刻把羅澤南和他的幾個高足調來長沙。他的一千團丁，經過挑選後，帶來八百。這些團丁編爲兩營，每營三百六十人，羅澤南帶一營，王鑫帶一營；又從中抽調八十名精悍團丁，組成親兵隊，由曾國葆統領。曾國藩又親自通過考核比較，從八十名親兵中挑出彭毓橘、蔣益澧、蕭啟江、蕭慶衍等六人來，由康福負責訓練，充當自己的貼身保鏢。這六個人都是曾國藩的親戚或世誼。曾國藩認爲，大團練勇中的大小頭目，都必須有親誼關係，這是將這支練勇連爲一個堅強整體的紐帶，彼此之間才能榮枯與共，生死相關。曾國藩叫羅澤南、王鑫全力練勇，另外再請幾個委員來辦理日常案件。一聽說新開辦的審案局衙門中要委員辦事，立即便有許多官員和士紳前來推薦人。曾國藩本想自己物色，不受推薦，但一來一時不易找到合適的人，二來剛辦事礙不過情面，便從那些

被薦人中挑出十餘名，委托過去嶽麓書院的同窗好友在籍江蘇候補知州黃廷瓚負責。

春節剛過，道州天地會頭領何賤苟，以道州岩頭村、常寧五洞、桂陽白水洞、寧遠賴子山爲據點，發牌吊碼，擴大組織，會衆發展到四五千，分佈十餘州縣，在太平軍節節勝利的鼓舞下，宣佈起義，自稱普南王，圍攻縣城，殺把總許得祿、典史吳世昌。曾國藩速派劉長佑、李朝輔帶楚勇四百、王鑫帶湘勇四百前去鎮壓。剛出發不久，衡山草市劉積厚又起事。曾國藩急忙派人通知王鑫，叫他先去草市，然後再去道州。過幾天，安化藍田串子會又宣佈起義，江西上猶劉洪義的義軍進入桂東，殺死清兵把總呂志漳、紳士黃達三，進據沙田。還有攸縣的紅黑會、桂陽的半邊錢會、永州的一股香會，都在積極發展會衆，醞釀起事。更使曾國藩頭痛的是，這幾個月裏，又新冒出一批游匪。這批游匪主要有三種人：一種是從岳州、武昌、漢陽等城逃出的兵勇，無錢回家，又無營可投，沿途逗留，隨處搶劫；一種是太平軍與清兵交戰過程中，被燒了房屋而無家可歸的百姓，弱者淪爲乞丐，強者聚衆生事；一種是清兵行軍打仗中所擄的長伕，用過之後，沒有盤纏回家，於是輾轉流落，到處滋擾。這些游匪大半混迹市井，破壞性很大。

曾國藩指示審案局，對這些危害社會治安的不良分子，一律處以重刑。爲着鼓勵團丁，他規定，凡捉一匪徒，賞銀五兩。重賞之下，團丁個個踴躍，有的一天甚至捉幾個送來。不管是游匪、土匪、搶王、盜賊及其他鬧事者，捉一個，殺一個。不管誰來講情，曾國藩都不寬宥。他常對委員們講，鎮壓匪亂，要心狠手辣，不講仁慈，要以申、韓、商鞅的手段辦案，不要怕今後得車裂的下場。爲着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，曾國藩命人製作十個木籠，取名叫站籠。站籠約一人高，犯人頭卡在木枷中，四

肢捆綁，站在籠子裏。白天用車拉着，在城內四處遊街。夜晚則放在露天裏，派兵守住。不給吃，也不給喝，不出三四天，犯人便慘死在籠子裏。這十個站籠天天都裝着犯人，天天都在長沙城內巡遊，弄得全城百姓見之發怵，無人不知審案局的幫辦團練大臣曾國藩殘忍酷毒。士民鄉紳要求廢除站籠施行仁政的狀況，雪片似的飛往巡撫簽押房，有幾個心腸軟的委員們也到張亮基那兒告狀，並以辭職相威脅。張亮基對此一概不理，反而稱贊曾國藩有膽有識，剛強幹練。曾國藩看到團練有成效，匪亂報警日漸減少，感到一切都很順利，心中甚爲得意。

但不久，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。

自太平軍在江寧建都立國，與朝廷作對，一百八十年前的三藩之亂重演以來，朝廷在任命曾國藩爲第一個幫辦團練大臣後，又火速在安徽、江蘇、江西、直隸、河南、山東、浙江、貴州、福建九省任命四十二個幫辦團練大臣，用以協助地方文武鎮壓各地風起雲湧的騷亂。太平軍聲威大震，東南河山烈焰騰空，千里長江，戰艦如雲。向榮、張國樑奉命帶領從廣西跟踪出來的綠營沿江追擊，在江寧南部建江南大營，把江寧城團團圍住。琦善帶着一支軍隊匆匆南下，在長江北岸揚州建起江北大營，虎視江寧。本已積貧積弱、災難深重的中國百姓，從此以後，又陷於血與火的戰亂之中，命運更加悲慘。

武漢三鎮失守，使咸豐帝大爲震怒。署湖廣總督徐廣縉被革職嚴辦，張亮基奉調到武昌，接替徐廣縉的空缺。張亮基視江忠源爲左右手，他把江忠源及其一千楚勇也帶到武昌，剩下的五百楚勇編爲一營，由江忠源的表兄鄒壽璋、弟弟江忠濟統帶，作爲大團的第三營，接受曾國藩的指揮。這時，郭嵩燾也離開長沙回湘陰募捐。接着羅繞典奉命到江西當巡撫，潘鐸因病告免，岳興阿遷昇湖北布政

使。駱秉章又回到湖南來當巡撫，他請朝廷調老僚屬徐有壬從雲南到長沙來當布政使，又向朝廷推薦衡永郴桂道陶恩培昇任按察使。一時間，湖南高級官員更換一新。在曾國藩看來，駱秉章庸碌、徐有壬平凡、陶恩培無能，他從心裏瞧不起。曾國藩知道今後會有掣肘，但他不顧這些，仍然像張亮基在長沙時那樣我行我素地幹下去。

近來，長沙城裏常有小股騷亂，搶劫、鬥毆、聚衆鬧事等時有發生。團丁一去，肇事者先聞訊走了，往往抓不到。曾國藩很是惱火。爲着警告鬧事的匪徒，也爲着在新巡撫面前表示團練堅決鎮壓的強硬態度，曾國藩親自草擬『格殺勿論』的告示，印刷數百份，每份都蓋上『欽命幫辦團練大臣曾』的紫花大印，大街小巷，城門碼頭，廣爲張貼。又加派團丁，四處巡邏監視，市中心和各主要街道上，更是嚴加防範。百姓人人低眉斂容，生怕與鬧事匪徒沾上邊。長沙城儼然處於恐怖之中，幾天來，一片肅殺死寂。眼看堅決鎮壓的措施取得成效，曾國藩想：看來嚴刑峻法，確爲治國治民的不易之道。誰知沒有安靜幾天，長沙城又爆發一場更大的騷亂。

二 曾剃頭

這天上午，曾國藩正在審閱道州報來的告急文書，一個團丁急匆匆闖進審案局報告：

『曾大人，出大事了！』

『什麼事，這樣驚慌？』曾國藩兩眼離開告急文書，盯着那團丁問。

『大人，有人搶米行。』團丁急忙回答，緊張的神態還沒恢復過來。

『有這樣的事？』曾國藩頗感意外。這幾個月來，長沙城鬧事雖多，搶米行却還從來沒有出現過。

他意識到事態嚴重，不禁有些急迫，『搶的哪家米行？有多少人？』

曾國藩的兇惡神態，使團丁嚇了一跳，一時語塞，竟答不出話來。

『快說！』曾國藩又盯了團丁一眼，心裏罵道，『一個不中用的膿包！』

團丁定定神，結結巴巴地回答：『小西門，不，說錯了，是大西門內五穀豐米行。人很多，很多，怕有一兩百，也可能有兩三百。』

『曾國葆！』國葆急忙來到大哥身邊，曾國藩果斷地命令，『將你的親兵隊所有團丁集合起來，帶着他們立即趕到大西門內五穀豐米行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個不漏地抓住。有抵抗者，就地處決！』

『是！』國葆答應一聲，轉身出門。

『停一下！』曾國藩喊住滿弟，『叫彭毓橘騎一匹快馬，到羅山營裏調一百團丁支援你！』

待國葆出去以後，曾國藩換上一件短衣，戴上墨鏡，由康福、蔣益澧保護，悄悄出了審案局，抄小道奔向大西門。審案局離大西門不遠，兩刻鐘後便到了。曾國藩見五穀豐米行前人山人海，除看熱鬧的外，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，或拿着木桶、臉盆等圍在米行門前，大部分是老人小孩，有人在給他們發米。人群中不斷發出一陣陣哄笑聲。米行四周一片亂糟糟。曾國藩小聲罵道：『這些無法無天的匪徒！開倉放糧，豈不是要造反麼？』

這時，曾國葆帶領的親兵隊六十多號團丁由北面起來，彭毓橘帶領的羅山營一百號團丁從南面趕來，已將米行團團包圍了。人們見此情景，嚇得雞飛鴨走，不少人丟下手中的米袋、木桶，倉皇逃竄。團丁們抓住了幾十個背米的老人、小孩，粗暴地喝罵、拳擊，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頭求饒，哭着叫着，呼爹喊娘，情景甚是淒慘。曾國藩命蔣益澧傳令：『圍觀的、背米的，一律不抓，為首的、搶

米的，全部抓到審案局來。』

說罷，帶着康福悄悄離開現場回衙門。

一個時辰後，國葆前來報告：抓到歹徒十三名。曾國藩指示黃廷瓚立即審訊。過會兒，他又想起一樁事，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紙來，寫着：

『叔康兄：審訊時請留意，歹徒中是否有會堂分子，或是與會堂有聯繫者。』

寫完封好，叫荆七送給黃廷瓚，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書，聚精會神地看起來。

深夜，黃廷瓚前來匯報審訊情況——

五穀豐米行老闆吳新剛，是個貪婪刻薄、心腸陰毒的商人。多年來，他使用許多不法手腕，擠垮附近幾家同行，壟斷了從南門到大西門一帶的米業，常常抬高市價，以次充好，短斤少兩，坑害市民，聚斂了萬貫不義之財。百姓背地裏都罵他『無心肝』。這『無心肝』偏又最會巴結官府，尋找靠山，儘管市民對他恨之人骨，却又奈何不得。這一向，正是長沙城內缺米的時候，『無心肝』以低價從外地購得一批霉米朽米，摻在好米內，高價賣給市民。市民們受此坑害，莫不破口大罵。這時惱了一個漢子。此人名叫廖仁和，住在大西門外，是個碼頭上的脚伕，人生得牛高馬大，好打抱不平。他一聲吆喝，帶着十多條漢子衝進五穀豐米行，把『無心肝』痛打一頓。圍觀的人拍手稱快。有人喊：『廖大哥，乾脆把倉庫裏的米分給百姓，出口怨氣！』

人群中一片附和聲。廖仁和平時吃了『無心肝』不少苦頭，想想這不義之財，百姓取之何妨，遂應了大家的請求。附近百姓紛紛前來分米，鬧成了一場大事！

曾國藩靜靜地聽着黃廷瓚的審訊報告，眼睛半眯着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，心中在思考着如何處理

這樁案子。這明擺着是百姓對奸商的懲罰。像五穀豐老鬧這樣的奸商，比比皆是，用不着再取什麼旁證，曾國藩相信審訊報告是真實的。但這樁案子鬧得很大，弄得長沙城人心浮動，如果不嚴加懲處，不法之徒便會蜂起效尤，搶米行，搶商店，搶錢莊，那不翻了天？要徹底斷絕效尤者的念頭，非嚴懲不可！打定了主意，曾國藩問黃廷瓚：『叔康兄，你看此事如何處理？』

黃廷瓚想了想，說：『吳新剛爲商奸詐，百姓自發起來懲處，於情理來說，百姓無罪；從律令上講，有礙社會安定。無論如何，此風不可長。依卑職之見，這十三名鬧事者，爲頭的廖仁和，杖責一百棍，遊街三日，其餘的人各杖責五十棍，釋放回家。』

黃廷瓚的處理，按通常民衆起哄鬧事而言，完全符合朝廷律令。不過，現在是亂世，亂世辦案，不能循常規。這個書呆子辦事，就是迂了點。曾國藩在心裏說。

黃廷瓚爲人的確迂直。這一點，曾國藩與他在嶽麓書院同窗時就已深知。正因爲迂直，他在官場上混得不順利。在江蘇候補知州，一候就是三年，後來的早已赴任，他却一直得不到實缺，弄得衣食無着，寒酸不堪，老娘死了，連回籍奔喪的路費都沒有。也正因爲迂直，却被曾國藩看中。曾國藩喜歡這種不會使乖弄巧，心地踏實的人。他認爲當今官場腐敗，就由於巧佞之徒太多、迂直之人太少的緣故。曾國藩將審案局的日常事務，委托黃廷瓚負責，其他委員辦的事，也要黃廷瓚審查。黃廷瓚對曾國藩感恩戴德，盡心盡力地辦事。一般案件，曾國藩都依黃廷瓚的處理意見，但這件事，却不能按他的意見辦。

曾國藩把此事處置不重，將會引起不良後果的利害關係，向黃廷瓚剖析了一番，終於使黃廷瓚信服了。

『重判可以。爲首的囚禁三年，協從的分別囚禁三到六個月。』黃廷瓚提出了從重的方案。

『這些人與會堂有聯繫嗎？』曾國藩不對黃廷瓚的方案置以可否，却提出了另一個問題。

『接到大人的手諭，卑職着重審訊了這件事。有人供稱爲頭的廖仁和與串子會有些聯繫，但沒有證據。』

『除廖仁和外，那十二名都是些什麼人？』

『十二人都長住大西門一帶。有四人曾被長毛擄去當過長伕，有三人原爲駐守武昌的綠營，武昌被長毛攻破後，逃回來的。另外五名也都無固定職業，其中有三人因打過人，被按察使司傳訊過。』

『這就對了。』曾國藩點點頭，『我說這些人爲何這樣無法無天，原來不是游匪，便是流氓，竟無一個安分守己的良民。對付這種人，殺頭也不過分。』

『殺頭？』黃廷瓚大吃一驚，再重也重不到殺頭呀！

『誰？』正說話間，曾國藩見窗外似有一人影閃過，『荆七，你到外面去看看。』

一會兒，荆七捧着一個紙套進來，說：『人沒見到，只見門口擺着這個東西。像是信套，却又很重。』說着，雙手遞了過去。

曾國藩看時，是個信套。他用力扯開，只見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從裏面筆直掉下來，刀尖插進地板中，刀把在微微擺動。黃廷瓚嚇得臉色變白，曾國藩也嚇了一跳，但很快鎮靜下來，強笑道：『誰給我送來這樣鋒利的短刀！』

說着從信套裏抽出一張紙來，黃廷瓚湊過臉去看，只見紙上歪歪斜斜寫着兩行字：『放人，萬事俱休；不放，刀不認人。』旁邊用紅、藍、黑三色筆畫了三個互相套着的圓圈。黃廷瓚驚叫道：

『這是串子會的人幹的！』

『你怎麼知道？』曾國藩問。

『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會的標記。』黃廷瓚這幾個月親自審訊過不少案件，懂得一些會堂黑幕。

『想以死來威嚇我？哼！』曾國藩鄙夷地冷笑，『本部堂兼過兵部堂官，還怕這幾個草寇！』

『聽說串子會有兩三百號人。』黃廷瓚的心還在跳。

『兩三百號人怎麼樣？我們有一千多號團丁，還怕他們翻天不成？』曾國藩突然略帶興奮地說，

『叔康兄，你剛才還說廖仁和與會堂的聯繫沒有證據，現在證據送上門來了。倘若廖仁和這批傢伙不是串子會的人，串子會怎會送這封恐嚇信？』

黃廷瓚說：『大人分析得有道理，看來廖仁和是串子會裏的人。』

『是串子會裏的人，就更應該重判了。事不宜遲，我看明天一早就把這批人押到紅牌樓去殺頭示衆。』

『全部殺頭？』黃廷瓚驚疑地問。

『全部殺頭。』曾國藩沉下臉。

『其中有一個十七歲的孩子、一個六十二歲的老頭，是不是從寬處理？』

『不分老少！這種人，留下一個，就留下一個隱患。與其日後爲害國家，不如現在殺掉了事。』

曾國藩的態度如此堅定，黃廷瓚不敢再說什麼了，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：『一次殺十多個人，審案局成立以來，在長沙城裏還沒有過，最好先跟駱中丞打個招呼，請來王旗再殺人，省得以後招致口舌。』

『你說的有道理，倘若沒有這封恐嚇信，是應該先告訴駱中丞，請來王旗。但現在却不能按常規辦

事了，早殺早安寧。萬一明天夜裏串子會衝進審案局搶人，怎麼辦？殺這種會堂匪徒，駱中丞不會不同意的。』

『我看，五穀豐老闆吳新剛也要抓起來，不抓不能平民憤。』黃廷瓚又提出一個問題。

曾國藩沉吟良久，默不做聲。黃廷瓚似乎得到了鼓舞，頗爲激動地說：『大人，騷亂要鎮壓，但貪官污吏、奸商惡棍也要懲辦。』

曾國藩點點頭，說：『叔康兄，你的話說中了要害，但眼下我無權辦這種事啊！我不過一在籍侍郎，暫時奉命幫辦團練，只能鎮壓匪亂，無權懲辦腐敗。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呀！』

曾國藩撫着黃廷瓚的背，凝視着窗外漆黑的夜景，略停片刻，輕輕地說：『叔康兄，有朝一日國藩能任一方督撫，一定請你前去襄助，我們齊心合力，清除貪官污吏，打擊奸商惡棍，先從自己做起，兢兢業業，克勤克儉，爲皇上辦事，做全省官吏的榜樣，整頓綱紀秩序，扭轉不良風氣，做一番移風易俗、陶鑄世人的偉大事業，方不負我們當初在嶽麓書院的寒窗苦讀。』

黃廷瓚渾身熱血奔騰，他緊緊握着曾國藩的手，激動地說：『好！到那時，廷瓚一定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』

黃廷瓚走後，曾國藩從地上抽出那把短刀，細細地看看摸摸，然後放進信套，一起鎖進櫃子。這一夜，曾國藩不住原來的臥室，揀了一間衙門中最不起眼的小房間睡下，叫康福、蔣益澧等人睡在他的旁邊。

第二天，當天色尚未全亮的时候，曾國藩命國葆帶領一百五十號團丁，押解廖仁和等十三名搶米行的犯人前往紅牌樓。國葆不解：『大哥，天尚未亮，不可以晚一點嗎？』

曾國藩嚴肅地對滿弟說：『你還年輕，不懂得世界的復雜。這些人既然與串子會有聯繫，難保串子會不中途攔搶，還要提防他們劫法場，所以要愈早愈好。你一到紅牌樓，就命團丁將四方路口堵好，不能放一人進來，一交卯正，便發令行刑。』

國葆押解犯人走後不久，荆七便慌慌張張進來稟報：『大人，衙門外黑壓壓地跪着一大片人，口口聲聲要見大人。』

『是些什麼人？』曾國藩警覺起來，心想，『難道是串子會的人來了不成？』

『大半是老頭老太婆，看來不像是歹人。』荆七回答，『要麼，大人下令，叫康福帶團丁轟走算了。』見曾國藩在猶豫，荆七自作主張地說：『我這就去叫康福。』說完扭頭便走。

『回來！』曾國藩吼道。他對荆七這個行動甚為惱火，荆七惶恐地站在原地，等候訓斥，但曾國藩並未訓斥他，只是吩咐，『叫康福帶着蔣益澧、蕭啟江等人跟着我，我要親自見他們。』

曾國藩整了整衣冠，邁着穩健的步伐，不慌不忙地走出衙門外，果然見外面跪着幾十個頭髮斑白的老翁老嫗。那些人見曾國藩一出來，便亂哄哄地喊着：『曾大人，曾大人。』頭不停地叩着。曾國藩和顏悅色地說：『諸位父老鄉親，不知喚鄙人出來有何賜教？』

一個鬚髮皆白，身穿舊布長袍的老者，拄着拐杖站起，說：『曾大人，各位公推老朽說幾句話。』老者剛一開口，便咳嗽起來。曾國藩高喊：『荆七，拿條凳子來，讓老伯坐下說話。』

老者連稱不敢，見荆七真的搬了凳子來，也便坐下。康福也為曾國藩搬了把太師椅，但他並不坐。『各位鄉親都說，曾大人這幾個月來，嚴厲鎮壓匪亂，長沙風氣大為好轉，這是曾大人的功勞。不過，』老者又咳起來，吐了一口痰說，『昨天，大西門內搶米之事，實乃奸商吳新剛逼出來的。廖仁

和等爲受害四鄰打抱不平，開倉放糧，也是應百姓所求。且吳新剛倉中堆積的穀米，完全是這幾年盤剥市民所得，現將它還給市民，亦不能稱之爲犯法。老漢今年八十了，年輕時也讀過幾年書，《禮》曰：「賊賢害民則伐之。」吳新剛一貫害民，廖仁和等施以懲罰，亦合古訓。望大人憐搶米者事出有因，寬恕其舉措不當，釋放廖仁和等十三人，以孚衆望。另外，昨日數百名得米者亦惶惶不可終日，一並求大人開恩。」

老者說完，跪着的人一齊喊：『求大人開恩！』

曾國藩冷冷地掃視着人群，心裏狠狠地罵道：一群糊塗人！他強壓惱怒，仍舊用平緩的口氣說，『各位鄉親父老們，鄙人奉聖旨辦團練，目的在鎮壓騷亂，保境安民。剛才這位老伯說的，幾個月來長沙風氣有所好轉。鄙人深謝各位的支持。五穀豐老闆吳新剛貪婪害民，鄙人亦有所聞。倘若昨日搶米者果真出自義憤，儘管舉措不當，造成騷亂，鄙人亦可考慮從寬處理。但是，鄉親們，』說到這裏，曾國藩提高嗓門，語氣變得冷峻起來，『你們都受欺騙了，廖仁和等十三名罪犯，根本不是見義勇爲的豪傑，而是會堂匪徒！他們都是一批狼心狗肺的土匪！』

階下人群莫不驚愕萬分，紛紛交頭接耳，小聲議論起來。

『本部堂有鐵證在此。』曾國藩轉臉對荆七說，『將昨夜串子會送來的恐嚇信和短刀拿出來，讓這些好心的父老們見識見識。』

荆七將刀和信拿了出來。曾國藩將刀一揚：『這就是串子會昨夜送來，揚言要刺殺本部堂的短刀。』又拿起信說，『這就是他們的恐嚇信，大家不妨看看。』

信在人群中傳閱，有的嘆息，有的點頭，有的搖首。大家都被這封信給鎮住了。

『各位父老鄉親，這些人從來就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，他們都是串子會的骨幹，借百姓對五穀豐米行的怨恨，乘機行此不法之事，妄圖擾亂人心，破壞秩序，以便亂中起事，附逆長毛。這等會匪，不殺何以平民憤，何以護綱紀？至於昨日不明真相，貪圖小利的百姓，』曾國藩停下來，換成較為和緩的語氣說，『煩各位父老轉告，請他們放寬心，本部堂一概不追究。大家回去吧！』

見階下人並無起身的樣子，曾國藩突然大聲說：『諸位到紅牌樓看熱鬧去吧，十三名會匪的頭顱已掛在那裏半天了！』

衆人驚惶不已，這才紛紛起身，向紅牌樓奔去。剛才說話的老者邊走邊搖頭，自言自語：『事情真蹊蹺，怎麼都成串子會了，先前從沒聽說過呀！』

旁邊一個老婦人說：『阿彌陀佛，造孽呀，造孽，一下子砍掉十三個腦殼，這殺人就跟剃頭一樣。』

另一個老婆婆氣憤地說：『麼子曾大人，曾剃頭！』

老嫗無意間給曾國藩起了一個形象的綽號。從那天起，『曾剃頭』一詞，便在長沙城裏四處傳開。過了幾天，五穀豐老闆吳新剛買了幾丈黃綾，做了一把碩大的萬民傘，帶着米行十幾個伙計來到審案局，要面謁曾大人，謝謝他救了米行，並請他下令收繳那天被分出去的米。當王荊七將吳新剛的來意稟告曾國藩時，他氣得掃帚眉倒豎，三角眼冒火，惡狠狠地說：『這個奸商，本部堂暫不動他，他倒翹起了狗尾巴！本部堂要他什麼萬民傘！你去正告他，今後若不改惡從善，老實經商，再有不法情事出現，本部堂將查封米行，嚴懲不貸！』

吳新剛聽完王荊七疾言厲色的正告，嚇得萬民傘也顧不得拿，帶着伙計們抱頭鼠竄。曾國藩吩咐，

就在門外將萬民傘燒掉。

又是殺頭，又是燒萬民傘，長沙市民都摸不透這位團練大臣——曾剃頭的心思。

三 寧願錯殺一百個秀才，也不放過一個衣冠敗類

審案局的委員們過了半個月的安靜日子後，忽然又報抓了一個勾結串子會謀反的人，此人還是個秀才。黃廷瓚知曾國藩最恨串子會，又見犯人是個有功名的人，怕做得主，請曾國藩親自審理。曾國藩說：『一個秀才有多大的功名，何況他身為贛門中人，竟串通會匪，更是罪加一等。』他略微翻了翻黃廷瓚送來的案卷，吩咐昇堂。待犯人押上來，曾國藩將特製的茶木條往案桌上重重一拍，厲聲喝道：『林明光，你這個衣冠敗類，快將如何與串子會匪首魏達勾結的事，在本部堂面前如實招來！』兩旁團丁扶着水火棍，兇神惡煞般地吆喝一聲：『招！』

案桌下那個長得白白淨淨，年約二十四五歲的秀才嚇得叩頭不止，連忙說：『大人明鑒，這完全是一樁誣陷案。學生是聖人門徒，豈肯與會匪往來，玷污清白。』

『這是怎麼回事？』曾國藩一臉殺氣地問站在旁邊的善化縣平塘都團總郭家虎，林明光就是被郭家虎押到審案局來的。郭家虎忙上前一步，低頭說：『現有林明光的同里熊秉國爲證。』

『帶熊秉國！』

熊秉國被帶上堂來，也是個二十多歲、穿着大袖寬袍的讀書人。熊秉國靠着林明光的身邊跪下。曾國藩又將茶木條重重一拍，聲色俱厲地問：『熊秉國，林明光如何勾結會匪，你須實事求是講來，不可在本部堂面前有半句假話！』